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七卷 劉伯溫薦賢平浙中

附戚將軍水兵篇 口角風來薄荷香，綠蔭庭院醉斜陽。

向人只作爭鬻勢，不管黃昏鼠輩忙。

這一首詩是錢塘才子劉泰詠貓兒的詩。在下這一回書為何把個貓兒詩句說起？人家養個貓兒，專為捕捉耗鼠，若養了那偷懶貓兒，吃了家主魚腥飯食，只是駒駒打睡煨灶，隨那夜耗子成精作怪，翻天覆地，要這等的貓兒何用？所以岳爺爺道：「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」這兩句說得最妙，就如國家大俸大祿，高官厚爵，封其父母，蔭其妻子，不過要他剪除禍難，扶持社稷，撥亂反正。若一味安享君王爵祿，貪圖富貴，榮身肥家，或是做了貪官污吏，壞了朝廷事體，害了天下百姓，一遇事變之來，便抱頭鼠竄而逃，豈不負了朝廷一片養士之心？那陶真本子上道：「太平之時嫌官小，離亂之時怕出征。」這一種人不過是要騙這頂紗帽戴，及至紗帽上頭之時，不過是要廣其田而大其宅，多其金而滿其銀，標其姪而美其妾，借這一頂紗帽，只當做一番生意，有甚為國為民之心？他只說道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有女顏如玉」，卻不肯說道「書中自有太平策，書中自有擎天筆，書中自有安邊術」，所以做官時不過是「害民賊」三字。若是一個白面書生，一毫兵機將略不知，沒有趙充國、馬伏波老將那般見識，自幼讀了那些臭爛腐穢文章，並不知古今興亡治亂之事，不學無術，胡做亂做，一遇禍患，便就驚得屁滾尿流，棄城而逃，或是思量伯喜渡江，甚為可恨。這樣的人，朝廷要他何用？那「文人把筆安天下，武將揮戈定太平」這二句何在？所以劉泰做前邊這首詩譏刺。然這首詩雖做得好，畢竟語意太露，絕無含蓄之意，不如劉潛夫一詩卻做得妙：

古人養客乏車魚，今爾何功客不如。

食有溪魚眠有毳，忍教鼠齧案頭書！

劉潛夫這首詩，比劉泰那首詩語意似覺含蓄。然亦有督責之意，未覺渾化，不如陸放翁一詩更做得妙：

裹鹽迎得小狸奴，盡護山房萬卷書。

慚愧家貧策勛薄，寒無毯坐食無魚。

陸放翁這首詩，比劉潛夫那首詩更覺不同，他卻替家主自己慚愧，厚施薄責，何等渾厚！然這首詩雖做得妙，怎如得開國元勳劉伯溫先生一首詩道：

碧眼烏圓食有餘，仰看蝴蝶坐階除。

春風漾漾吹花影，一任東風鼠化（上如下鳥）。

劉伯溫先生這首詩，意思尤覺高妙，真有鳳翔千仞之意，胸懷豁達，那世上的奸邪叛亂之人，不知不覺自然潛消默化，豈不是第一個王佐之才！他一生事業，只這一首貓兒詩便見他撥亂反正之妙，所以他在元朝見紀法不立、賞罰不明、用人不當、貪官污吏佈滿四方，知天下必亂。方國珍首先倡亂東南，他恐四方依樣作反，便立意主於剿滅，斷不肯為招撫苟安之計，道：「能殺賊之人方能招撫，不能殺賊之人未有能招撫者也。縱使要招撫，亦須狠殺他數十陣，使他畏威喪膽，方可招撫。若徒然招撫，反為賊人所笑，使彼有輕朝廷之心，撫亦不成。如宋朝宗澤、岳飛、韓世忠皆先能殺賊而後為招撫，不然，亂賊亦何所忌憚乎？」遂一意剿殺，方國珍畏之如虎。爭奈元朝行省大臣，都是貪污不良之人，受了方國珍的金珠寶貨，准與招安，反授方國珍兄弟官爵。那方國珍假受招安，仍舊作亂，據有溫、台、慶元等路，漸漸養得勢大，朝廷奈何他不得。後來各處白蓮教盛行，紅巾賊看了樣，人人作反，兵戈四起，遂亡了天下。若是依劉伯溫先生「剿滅」二字，那元朝天下華夷畢一，如鐵桶一般牢固，怎生便得四分五裂！後劉伯溫歸了我洪武爺，言聽計從，似石投水，遂成就了一統天下之業，豈不是擎天的碧玉柱、架海的紫金梁！只是一個見識高妙，拿定主意，隨你千奇百怪，再跳不出他的圈子，所以為第一個開國功臣，真真是大有手段之人。那時還有魏國公徐達，他是關爺轉世，生得長身、高顴、赤色，相貌與關真君一樣。常遇春是尉遲公轉世，後來遂封為鄂國公。沐英是岳爺爺轉世，所以相貌與岳少保一毫無二。又有李文忠為文武全才。鄧愈、湯和、傅友德等，一時雲龍風虎之臣、鷹揚羆貔之將，都是上天星宿，一群天神下降，所以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攻城略地，如風捲殘雲，輔佐我洪武爺這位聖人，不數年間，成就了大明一統之業。雖然如此，識異人於西湖雲起之時，免聖主於鄱陽炮碎之日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元朝失之而亡天下，我明得之而大一統，看將起來，畢竟還要讓他一著先手。《西湖一集》中《占慶雲劉誠意佐命》，大概已曾說過，如今這一回補前說未盡之事。

從來道：「為國求賢」，又道是「進賢受上賞」，大臣第一著事是薦賢。況天下的事不是一個人做得盡的，若是薦得一個賢人，削平了天下之亂，成就了萬世之功，這就是你的功勞，何必親身上陣，捉賊擒王，方算是你的功勞。從來「休休有容」之相都是如此。小子這一回書，就與為國求賢之人一看。

話說方國珍倡亂東南，僭了溫、台、慶元等路，這是浙東地方了。只因元朝不聽劉伯溫之言，失了浙東一路，隨後張士誠也學那方國珍的榜樣，占了浙西一路。那張士誠他原是泰州白駒場人，為鹽場綱司牙僧，與弟士德、士信都以公鹽夾帶私鹽，因為奸利，生性輕財好施，頗得眾心。士誠因亂據了高郵，自稱為王，國號「周」，建元「天佑」。元朝命丞相脫脫統大軍討之，攻城垂破，元主聽信讒言，下詔貶謫脫脫，師大潰，賊勢遂熾，占了平江、松江、常州、湖州、淮海等路。果是：

一著不到處，滿盤俱是空。

那時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邇是個無用的蠢才，張士誠領兵來攻破了杭州，達識帖木邇逃入富陽，平章左答納失裡戰死。達識帖木邇無計可施，訪得苗軍可用，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，要來恢復杭州。那楊完者是武岡綏寧之赤水人，其人奸詐慘毒，無所不至。無賴之人，推以為長，遂嘯聚於溪河之間，打家劫舍。只因王事日非，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，聞苗兵楊完者，習於戰鬥，遂招降之，由千戶累官至元帥。陶夢禎死後，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，仍用招納。楊完者得了權柄，便異常放肆，專權恣殺。達識帖木邇因失了杭州，召楊完者這支兵來，遂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等殺敗了士誠之兵，復了杭州。達識帖木邇從富陽回歸。楊完者復了杭州，自以為莫大之功，遂以兵劫達識帖木邇升為本省參知政事，其作惡不可勝言。他的兵是怎麼樣的？

所統苗、僚、侗、瑤峇刺等，無尺籍伍符，無統屬，相謂曰「阿哥」、曰「麻線」，至稱主將亦然。喜著斑斕衣，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，幅長不過膝，褲如袖，裙如衣，總名曰「草裙草褲」。周脰以獸皮曰「護項」，束腰以帛，兩端懸尻後若尾，無間晴雨，被氈毳，狀絕類犬。軍中無金鼓，雜鳴小鑼，以節進止。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。士卒伏路曰「坐草」。軍行尚首功，資抄掠曰「簡括」。所過無不殘滅，擄得男女，老者幼者，若色陋者殺之，壯者曰「土乖」，少者曰「賴子」，皆驅以為奴。人之投其黨者曰「入伙」。婦人豔而暫者畜為婦，曰「夫娘。」一語不合，即刺以刃。

話說楊完者生性殘刻，專以殺掠為事，駐兵城東菜市橋外，淫刑以逞，雖假意尊重丞相，而生殺予奪一意自專。丞相無可為計，只得聽之而已。正是：

前門方拒虎，後戶又進狼。

那楊完者築一個營寨在德勝堰，周圍三四里，凡是搶擄來的子女玉帛，盡數放在營裡，就是董卓的眉塢一般。殺人如麻，杭人幾於無命可逃，甚是可憐。有梁棟者，登鎮海樓聞角聲，賦絕句道：

聽徹哀吟獨倚樓，碧天無際思悠悠。

誰知盡是中原恨，吹到東南第一州。

後來張士誠屢被我明朝殺敗，無可為計，只得投降了元朝，獻二十萬石糧於元，以為進見之資。達識帖木邇亦幸其降，乃承制便宜行事，授士誠太尉之職。士誠雖降，而城池甲兵糧餉都自據如故。後來達識帖木邇氣忿楊完者不過，遂與張士誠同謀，以其精兵，出其不意，圍楊完者於德勝堰，密紮紮圍了數重。楊完者奮力廝殺不出，遂將標緻婦女盡數殺死，方才自縊而死。達識帖木邇自以為除了一害，甚是得計。怎知張士誠專忌憚得楊完者，自楊完者誅死之後，士誠益無所忌，遂遣兵占了杭州，劫了印信。達識帖木邇亦無如之何，眼睜睜的看他僭了杭州，只得飲藥而死。過得不多幾時，連嘉興、紹興都為士誠所據，而浙西一路非復元朝之故物矣。正是：

後戶雖拒狼，前門又進虎。

說話的，若使元朝早聽了劉伯溫先生之言，那浙東、浙西誰人敢動他尺寸之土？後來雖服劉伯溫先見之明，要再起他為官，而劉伯溫已斷斷不肯矣。果然是：

不聽好人言，必有悽惶淚。

話說劉伯溫舉薦的是誰？這人姓朱名亮祖，直隸之六安人，兄弟共是三人，亮祖居長，其弟亮元、亮宗。朱亮祖字從亮，自幼儻好奇計，膂力絕人，劉伯溫曾與其弟亮元同窗讀書。劉伯溫幼具經濟之志，凡天文、地理、術法之事無不究心。亮元的叔祖朱思本曾為元朝經略邊海，自廣、閩、浙、淮、山東、遼、冀沿海八千五百餘里，凡海島諸山險要，及南北州縣衛所，營堡關隘，山礁突兀之處，寫成一部書，名為《測海圖經》。細細注於其上，凡某處可以避風，某處最險，某處所當防守。亮祖弟兄，因是叔祖生平得力之書，無不一一熟讀在心。亮元曾出此書與劉伯溫同看。劉伯溫見其備細曲折，稱贊道：「此沿海要務經濟之書也。子兄弟既熟此，異日當為有用之才。」

後元朝叛亂，亮元、亮宗俱避亂相失，獨亮祖後為元朝義兵元帥。時諸雄割據，亮祖率兵與戰，所向無敵。我洪武爺命大將徐達、常遇春攻寧國，朱亮祖堅守，日久不下。洪武爺大怒，親往督師。會長槍軍來援，我兵扼險設機，元守臣楊仲英出戰大敗，俘獲甚眾。數日後，仲英與我師通謀，計誘亮祖綁縛來降。洪武爺喜其驍勇，賜以金帛，仍為元帥之職。其弟亮元因兄叛了元朝，不義，遂改名元（王亮），以示所志不同之意，遂與之絕。亮祖因弟棄去，每以書招之不至，數月後復叛歸於元，常與我兵戰，為所獲者七千餘人，諸將俱不能當。後平了常州，洪武爺乃遣徐達圍亮祖於寧國，常遇春與戰，被亮祖刺了一槍而還。洪武爺大怒，親往督戰，陰遣胡大海敢死百人，衣飾與亮祖軍士一同，合戰之時，混入其軍，及至收兵，先入奪其門，徐達同常遇春、郭子興、張德勝、耿再成、楊璟、郭英、沐英追後，亮祖軍見城上換了我兵旗幟，驚散潰亂，亮祖與八將混戰不過，遂被生擒而來。洪武爺道：「爾將何如？」亮祖道：「是非不得已，生則盡力，死則死耳。」洪武爺命常遇春捶三鐵簡而未殺，會俞通海力救得釋。隨使從征，宣、涇諸縣望風歸附；又同胡大海、鄧愈克績溪、休寧，下饒、廣、徽、衢。洪武爺授亮祖廣信衛指揮使、帳前總制親兵、領元帥府事，後升院判。鄱陽湖大戰之時，亮祖同常遇春拼命力戰，手刃驍將十三人，射傷張定邊，雖身中矢被槍，猶拔矢大戰，漢兵披靡。後吳將李伯升統兵二十餘萬寇諸暨、新城圍之，守將胡德濟督將士堅守，遣使求援，李文忠同亮祖救之，出敵陣後，衝其中堅，敵列騎迎戰，亮祖督眾乘之，敵人大潰。胡德濟亦自城中率領將士鼓噪而出，呼聲動地，莫不一以當百，斬首數萬級，血流膏野，溪水盡赤。亮祖復追擊餘寇，燔其營落數十，俘其同僉韓謙、元帥周遇、總兵蕭山等將官六百餘名、軍士三千餘人、馬八百餘匹，委棄輜重鎧仗彌亙山丘，舉之數日不盡，五太子僅以身免。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。洪武爺大喜，召亮祖入京，賜名馬、御衣，諸將各加升賞。

後來大將胡大海知劉伯溫之賢，薦於洪武爺，言聽計從，魚水相投，每與密謀，出奇制勝，戰無不克，攻無不取，洪武爺信以為神而師之。丙午年十月，洪武爺要下浙江，劉伯溫備知朱亮祖之才，薦道：「朱亮祖膽勇可任，可為副將軍也。」洪武爺遂命李文忠統領水陸之師十餘萬，朱亮祖為副。亮祖對李文忠道：「杭州民物豐盛，攻陷則殺傷必多，守將平章潘原明與我為鄉里，當先遣人說之以降，如其不降，亦當有以搖動其心，心搖則守不固，然後多方以取之。」李文忠甚以為是。亮祖遂遣婿張玉往說，選銳士三十人與俱雜處城中，俟戒嚴五日而後見之。潘原明大駭，自恃兵精糧足，效死以守，張玉多方開諭。潘原明道：「歸謝而翁，吾與張王誓同生死，委我重地，何忍棄之？」張玉道：「張王國蹙，何似漢王？君之親信，孰與五太子哉？今吳亡在旦夕，而君且執迷不悟，一時變生肘腋，獻門納師，身家戮辱，欲求再見，難矣。」潘原明終不忍背，謝而遣之，然而其心自此動矣。朱亮祖定計與李文忠道：「此城不煩一矢，保為君取之。」乃提兵駐於皋亭山，以威聲震驚城中，先與耿天璧竟攻桐廬。時張士誠的元帥戴元陳兵江上，朱亮祖分遣部將袁洪、孫虎圍富陽，從棲鶴山坑進兵，聯界四府，出其不意，諸郡震動。戴元力不能支，開壁出降。亮祖單騎入撫其民，復與袁洪合圍富陽，擒了同僉李天祿。遂引兵圍餘杭、臨安、於潛等縣，守將謝清等五人都望風歸順。潘原明勢孤，知不可為，乃遣員外方彝請見約降，亮祖迎至軍門。李文忠道：「師未及城，而員外遠來，得無以計緩我乎？」方彝道：「大人奉命伐叛，所過秋毫無犯。杭雖孤城，生齒百萬，擇所托而來，尚安有他意乎？」文忠見其至誠，引入臥內，歡笑款接，命條畫入城次第，翌日遣歸。潘原明遂封府庫，籍軍馬錢糧。文忠與亮祖入居城上，下令敢有擅入民居者斬。有一卒下借民釜，即磔以殉。由是內外帖然，民不知有更革事。凡得兵五萬、糧二十萬石、馬六百匹。文忠與亮祖復攻蕭山、紹興路，克之。從此浙西一路盡為我明朝有矣。洪武爺以潘原明全城歸順，民不受鋒鏑，仍授浙江行省平章，遂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於杭州，升右丞李文忠為平章政事。丁未年，升朱亮祖中奉大夫、中書省參知政事，代李文忠守浙。那時，亮祖弟亮宗自懷遠來，以功入侍。亮元仍遊跡山野，不肯歸於我明，亦奇人也。亮祖後同徐達、常遇春等破滅了張士誠，洪武爺敕加御史大夫，賜金三十錠、彩二十匹。

那時獨有浙東一路為方國珍所據。始初洪武爺攻婺州之時，遣使往慶元，就是如今的寧波府，招諭方國珍。國珍與其下謀議道：「方今元運將終，豪傑並起，惟江左號令嚴明，所向無敵。今又東下婺州，恐不能與抗。況與我為敵者，西有張士誠，南有陳友諒，宜莫若姑示順從，藉為聲援，以觀其變。」遂遣使奉書幣以溫、台、慶元三郡來附，且以其次子關為質。洪武爺道：「古人慮人不服，則為盟誓，盟誓變而為交質，皆由未能相信故也。今既誠信來歸，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，何自懷疑而以子為質哉？」乃厚賜其子關而遣之。洪武爺後察其意終是陽附陰叛，心懷二端，乃遣博士夏煜、陳顯道諭方國珍道：「福基於至誠，禍生於反覆。大軍一出，不可以其言釋也，爾宜深思之！」國珍始惶懼，對使者謝道：「鄙人無狀，致煩訓諭。」使者歸國，遂遣人謝過，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。洪武爺卻之道：「吾方有事四方，所需者文武材能，所用者布帛菽粟，寶玩非所好也。」庚子年，洪武爺以方國珍雖以三郡來附，不奉正朔，又遣人諭之。國珍道：「當初奉三郡時，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，交還城池，不至。今若奉正朔，實慮張士誠、陳友諒來，救援若不至，則危矣。姑以至正為名，彼則無名罪我。況為元朝首亂，元亦惡之，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職名，我弱則不容矣。要之從命，必須多發軍馬來守，即當以三郡交還。」洪武爺知其心持兩端，道：「且置之，俟我克蘇州，彼雖欲奉正朔遲矣！」

始初國珍約降之時，原說俟下杭州即當入朝獻地，及降了杭州，破滅了張士誠，他仍據境自若；又累假貢獻，覘我虛實，又北通擴廓帖木兒，南交陳友諒，圖為犄角之勢。洪武爺累書責其懷奸挾詐，陽降陰叛，且征其貢糧二十三萬石，國珍不報。洪武爺遂遣湯和率師討之，國珍遁入海島，師勞無功。劉伯溫奏道：「方國珍倚海保險，狡黠難制，苟不識沿海形勢、港泊淺深、礁巖突兀、避風安妥、藏舟邀擊之處，難以避敵扼險、設奇出伏決勝也。臣昔與朱亮祖弟亮元共學，曾出其叔父朱思本《測海圖經》示臣，自粵抵遼東邊海險要皆注圖說，其關階捷徑計裡畫方，確有成算。亮元能熟讀之，此人不可不招致。亮祖亦頗知之。浙東主將，非亮祖莫可任使。」洪武爺復以亮祖為浙江行省參知政事，統領馬、步、舟師三萬人，開府浙東。有詩為證：

萬里波濤萬里山，山礁突兀千水灣。

圖經測海千秋事，亮祖當時鎮百蠻。

話說洪武爺聽劉伯溫之言，命朱亮祖統領馬、步、舟師三萬人討方國珍於慶元，弟國瑛、國璋於台州。亮祖領兵攻關嶺山寨，一鼓破之，乘勝至天台，縣尹湯榮以城降，遂統水陸二軍進向台城。方國瑛率勁兵出戰，前鋒擊卻之，遂乘山攻打，焚其東門，士卒潰亂不守。國瑛自料抵敵不過，夜從間道出興善門，以大船載了妻子奔於黃岩縣。亮祖入城撫安其民。始初國瑛要遁入海島，適值國珍入慶元，治兵為城守之計，使都事馬克讓來諭國瑛堅守地方，國瑛遂據住黃岩縣。國珍見勢事危急，復結海中大盜來援，又分遣人引日本島倭入寇。探事人來報瞭亮祖。亮祖遣兒子朱暹同朱忠邀其來路，各領舟師二百人伏於牛頭、釣崩兩岙。時賊船十餘只過昏山，朱暹舟突出占住上風，出其不意，賊船驚散。朱忠兵船四面合圍夾攻，標槍毒矢，斃其篙師，又用善伏水之人鑿其船底，上攻下鑿，賊莫能支。火箭火炮亂施，賊船火發，船底之水又滔滔的滾將入來，再無逃避之處，溺死千餘人，生擒二百餘人，賊首陳敬、陳仲被我兵拿住，叩頭乞命。朱暹責問道：「我父子兵取紹興，至台州，所向無敵，方國珍兄弟父子不日便要授首，爾敢助賊以撓我師，此是何意？」陳敬、陳仲道：「方殿下以重幣金銀器皿約我兄弟共退大兵，取台州、紹興，畫江以守，許封我侯爵。」朱暹笑道：「爾等也要圖封拜？方國珍剽劫小寇，僅得三州，欲抗王師，若釜中魚耳。我朱殿下聖文神武，四海屬心，應天順人，輿圖並有大半。爾在海上劫掠猶為未足，復黨叛賊，欲圖僥倖，自來送死，還思求活耶？」敬、仲二賊哀求免死，後當捐軀報德。朱暹叱道：「叛賊逆天，罪宜族滅。」令朱忠領兵押其黨，搗彼海島巢穴，俘其家屬，悉來就戮。朱忠至彼，焚毀其巢，械其妻子家屬，並虜中積聚，載之以隨。敬、仲與妻子對泣，朱暹亦憐之，送父軍前，乞赦其死。亮祖諭之道：「胡元亂華，群雄並起，雖海陬寇穴亦蓄異志。爾所從非人，敗則為虜。今日至此，萬無生理。按軍法當分屍梟示方是。我今體上天好生之心，推吾主不嗜殺人之念，當請之主上，待爾不死。」乃親釋其縛，以妻子財物還之。敬、仲二人叩首，願將財物獻上，以完軍費。亮祖不受道：「爾得此改心易慮，為浙東布衣，能不負保全之意否？」敬、仲復叩首道：「愚民抗犯王師，自甘天誅。將軍有再生之恩，即令赴水火，當捐軀以報，敢再反耶！」亮祖推心以待之。敬、仲感激思奮，對朱暹道：「聞方氏遣使臣厚資禮物，往結海島，通市倭主，大小琉球、薩摩州五島，伊岐、對馬、多藝等島借兵，各船集泥湖礁，約定分蹤往取蘇、杭、常、太、建康等府，奪朱殿下地方。今約日將至，將軍須早為之計。」朱暹道：「吾家為元朝經略邊海，自廣、閩、浙、淮、山東、遼、冀，延海八千五百餘里，凡海島諸山險要，及南北州縣衛所、營堡關隘禦敵處，各有方略，何懼倭夷百萬？我主帥週知地利險夷，各島出沒皆有常處，備禦多方，用兵如神，百勝百戰。倭夷烏合之眾，吾當以計盡剿滅之。」陳仲道：「我等蒙再生之恩，當效死力。」亮祖因問道：「島中倭主未必齊來，若來，爾有何計待之？」敬、仲對道：「我兄弟往來海島二十餘年，各島倭主相識信任，且知我為方王所用。若以十船帶善駕識海之人，假方王旗幟，多備牛酒充犒師之物，願為前驅往獻，可知各倭消息。主帥可設應敵之方。」亮祖大喜，撫其背道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方欲為此，無可遣者。公懷此忠義，殆非降虜可比也。」遂與之同飲甚歡，刺血為盟，以心腹委之。十月小汛，亮祖令朱暹、朱忠同陳敬、陳仲並其黨能知倭情、通夷語及我兵善駕舟識海道者，通共千餘人，統領十舟，下疊蘆葦，上列牛酒水米，盡用方王旗號，自海門出洋，過大陳山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假張旗幟混方王，夷狄攻夷計策良。

自是伯溫能報主，薦賢為國靖封疆。

話說亮祖得夷狄攻夷之法，以陳敬、陳仲做了心腹，裝載船隻，假張方王旗號，開出海洋，果遇方國珍遣人迎倭船四隻而來。陳仲通了倭話，跳上倭船，盡將倭夷殺死；並以其所贖物往迎，直抵五岙，有八島倭船主先集約八千餘人。陳敬、陳仲呈上國珍所送書禮，盛陳犒勞供饌，群倭甚喜。陳仲道：「方王望救甚急，令我弟兄來迎。」各許即日開洋，我船與倭船間行而來。

先是十月朔，亮祖簡閱精銳之士，陳兵龍王堂，祭了海神及前代經略海防功烈祠宇，統戰船二百艘，督兵二萬，駕出海洋，抵陳錢下八山，哨船連報瞭見倭船。亮祖命我兵避匿安岙，遠遠瞭見倭船近溫州洋下碇。至於將暮，亮祖與兒子暹合船進發，號炮三聲，出其不意，突占上風，雜施火銃，長短標槍，弓弩齊發。群倭束手，不能出艙，駕舟舵公都被擊傷。煙燄障天，倭被我兵圍攏，竄水者俱被撓鉤搭起，殺死八千餘倭，一鼓而盡擒之，豈不暢快也哉！生擒倭酋哈日郎、薩多羅真、古歡昔容、夜郎孟囉羅等數十人，朱暹都綁縛到黃岩城下，一刀一個，斬了這些倭奴驢頭。那時哈兒魯守黃岩，心膽俱喪，即時迎降。亮祖入撫其城，遂取了仙居、寧海等縣。亮祖與兒子暹道：「方氏出沒海島，擅魚鹽之利，富甲天下，自謂閩、粵、浙、淮、燕、齊濱海之地，可分據以爭天下，計難卒破。」亮祖善察地理，每夜登高望山，見有一方王氣在楊氏山，遂發其地以破之。亮祖又同吳禎襲取明州，方國珍子明善知亮祖難與抵敵，急急浮海，奔於樂清之盤嶼。亮祖身先士卒，追至海門口與戰，自申至夜三鼓克之，大獲其戰艦士馬，乘機進兵溫州，紮兵馬於城南七里。明善對父親道：「朱亮祖父子智勇絕倫，若至圍城，難以為備。今乘其初來疲困，以逸待勞，將銳兵三道擊之，可挫其鋒。」明善統領勁兵萬餘突出，與朱暹交戰良久。亮祖遣人束芻揚草，出其不意，從旁夾攻，明善大敗而走，破其太平等寨，餘兵潰奔入城。亮祖遣部將張俊、楊克明攻打西門，徐秀攻打東門，柴虎領游兵策應，四面攻打，遂破了溫州，拿其員外劉本易。方國珍父子急攜妻子遁去。朱亮祖入城撫安居民，分兵徇瑞安，守將同俞喻伯通亦降。國珍仍遁入海島。洪武爺復命廖永忠會湯和兵追之，海道郡縣相繼部下。湯和遣張玉持書招降國珍，諭以朝廷威德，及陳天命所在。國珍計窮力竭，甚是惶惑，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。亮祖迎之軍門，湯和乃遣使送國瑛於建康，得器械舟楫以萬計。亮祖乃撫定溫、台、明三郡，從此浙東悉平矣。遂進平章，後又同大將軍平山東，平陳友定，平兩廣。三年十二月，大將軍徐達征西，副將軍李文忠平沙漠，俱班師凱旋。丙申，詔封功臣。賜金書鐵券，略云：

朕觀古昔帝王創業垂統，皆賴英杰之臣。削平群雄，戡定暴亂。然非首將仁智勇嚴，何能統率三軍、弼成偉功哉？我朝副將軍亮祖宗臣有識，首應義旗，為朕將兵十有五年，池、秦轉戰，鄱陽援翊，滅漢殲吳，平方誅定，開拓南北浙、閩、江、廣、山、陝，席捲中原，威振塞外，擒王斬將，不可勝數。頃者詔令班師，星馳來赴。朕念爾勤勞既久，樹績尤多，今天下已定，論功頒賞，宜進高爵。爾辭疏屬，願就列候，足昭謹厚。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，特進榮祿大夫、柱國少傅、中書右丞同平章事、永嘉侯、參軍國事，食祿一千五百石，俾爾子孫世世承襲。朕本疏愚，咸遵先代哲王成憲，茲與爾誓：除逆謀不宥，其餘若犯極刑，爾免二死，子免一死。於戲！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；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！爾當慎守斯言，論及子孫，世為宗臣，與國同休，顧不偉歟！

誥贈三代綺帛百匹，免其田土賦稅五十頃。朱亮祖之所以能如此者，皆因劉伯溫知其才而薦之也。

始初方國珍倡亂之時，嘯聚諸無賴之眾據於談洋，其地僻遠險阻，南抵福建界，名曰「三魁」，蓋私鹽盜賊出沒之地，方國珍因此而作亂。劉伯溫深知其弊，遂奏欲於談洋處立巡簡可以治其險惡，命兒子璉上奏，而不先白中書省。丞相胡惟庸大怒，遂欲藥死劉伯溫。蓋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，劉伯溫真可謂忠於洪武爺者矣。所以在元朝日擊當時之亂，遂賦詩道：

群盜縱橫半九州，干戈滿目幾時休？

官曹各有營身計，將相可曾為國謀！

猛虎封狼安薦食，農夫田父困誅求。

抑強扶弱須天討，可怪無人借箸籌。

愚按：東南之患，莫甚於倭奴。承平日久，武備都輕，倘倉卒有變，何以禦侮。今將戚將軍《紀效新書》水兵篇並海防圖式，附列於此，亦借箸之一助也。

相寇情

小舟數往來者，謀議也。遲而審顧者，疑我也。欲進而復退者，探我也。既退而卒進者，襲我也。鼓噪而矢石不下者，兵器少

也。卻而顧者，欲復來也。先急而復緩者，整備也。促鼓而不戰者，懼我也。泊而揚帆者，欲出不意也。既退而不速者，謀也。火夜明而呼噪者，恐我襲彼也。擲纜而即起者，欲擇其利也。火數明而無聲者，備器也。夜泊而趨於涯涘者，鄉道欲往也。促纜而不呼者，急欲逃也。促纜及流、懸燈於途者，夜逸而潰也。久而不動者，偶人也。鼓而無韻者，偽響也。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，怯也。不久困、請和投降者，詐也。

謹行治

舟在洋出哨，追趕賊船，天欲昏黃，潮時將盡，不可貪程一意前往。須防今夜自安泊處，恐無收吞風至之虞。過龍潭神廟，不可放銃吹打吶喊，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。早晚占看日月星雲、氣色飛鳥，預知風雨。未到晚黑，便收吞宕，高登四瞭，恐隔山先泊賊船，而我不防也。

行船觀日月星雲風濤

一、日暈則雨，月暈主風。何方有暈，即此方風來也。一、日沒胭脂紅，無雨也有風。須看返照，日沒之前，胭脂紅在日沒之後，記之記之。一、星光閃爍不定，主有風。一、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，謂之風潮，名曰「颶風」。此乃颶四方之風，有此風，必有霖霖大雨同作。一、凡風單日起，單日止；雙日起，雙日止。一、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。一、有暴惡之風，盡日而沒。一、防夜起之風必毒。一、凡東風急，風急雲起，愈急必雨，起雨最難得晴。一、凡春風易於傳報，一日南風，必還一日北風。雖早有此風，向晚必靜。一、防南風尾、北風頭，南風愈吹愈急，北風吹起便大。一、春南夏北，有風必雨。一、云若炮車形起，主大風。一、雲起下散四野，滿目如煙如霧，名曰「風花」，主風起。一、云若魚鱗，不雨也風顛。一、凡雨陣自西北起者，必雲黑如潑墨，又必起作眉梁陣，主先大風雨，後雨急易晴。一、水際生靛青，主有風雨。一、秋天雲際若無風，則無雨。一、海燕忽成群而來，主風雨。烏肚雨，白肚風。一、海豬亂起，主大風。一、夜間聽九遺遙鳥叫，卜風雨，一聲風，二聲雨，三聲四聲斷風雨。一、蝦籠張得（魚+倅右）魚，主風水。一、水蛇蟠在蘆青高處，主水。高若干，漲若干。回頭望下，水即至，望上，稍慢。一、月盡無雨，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。俗云「二十五六若無雨，初三四日莫行船」。「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」，「梅花風打頭，棟花風打末」。

逐月風忌

正月忌七八日風，乃北風也。二月忌初二北風。三月忌清明北風。五月忌雪至風，以正月下雪日為始，算至五月，乃一百二十日之內，主此風。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，在前後三四日。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，必有北風報之。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，忌九朝風。十月忌初五風，在前後三四日內。十一月冬至風。臘月二十三、四，掃塵風。

浙東潮候

初一初二三十四寅申長，巳亥平。

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長，子午平。

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長，丑未平。

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，寅申平。

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，卯酉平。

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長，辰戌平。

二十五二十六寅申長，巳亥平。

二十七二十八卯酉長，子午平。

二十九三十辰戌長，丑未平。

一、朝生為潮，夕生為汐，晦朔弦望潮汐應焉。故潮平於地下之中，而會於月。潮生於寅，則汐於申；潮生於巳而汐於亥。陰陽消長，不失其時，故曰：「潮信」。

戰船器用說

夫水戰於舟火攻，為第一籌，固然也。其火器之屬，種目最多，然可以應急用者甚少。何則？兩船相近，立見勝負，其諸器或有宜於用而制度繁巧，一時倉忙，不能如式擲放，致屢發而無用；或精巧宜用，而勢不能遍及一舟；或重擊而不能發及賊船，最不宜者，是見行火器，安藥線在口，如若候點入口，則發在我手，若方燃即擲，則擲下又為賊所救。又有所謂灰瓶者，內用石灰。蓋舟上惟利滑，使人不能立腳。一說用雞鴨卵擲下。或擲滑泥者尤可。今乃用灰瓶，是又澀賊之足而使之立牢也，不可不可。今屢試屢摘，合以眾情共愛而數用無異者，止有二種，一遠一近至矣足矣。愈淫巧繁多，愈無實用。記之，記之。一、舊用火藥傾下，此固長策。然又別用火器，或炭火，再傾擲，使之發藥，每每或連桶擲入水中，或被賊乘藥桶及伊舟，以水沃濕，亦皆未中肯綮，可以必發。所謂二種者，遠則只用飛天噴筒，近則只用埋火藥桶。至易至便，萬用無差。除此之外，所謂火箭神機、火磚噴筒之類，皆遠不及此。苟具此二種，則他種又皆不必用也。

埋火藥桶

桶蓋

用粗碗一個先將炭火三四塊用溫灰培於碗內不見，平放在藥面，以蓋蓋之。

此火藥半桶，鋪火磚四個、蒺藜一百個，切不可滿，若滿剛內實而擲下藥不泛火以出碗也。

右約賊船在遠，先將炭火燒紅，盆盛一處。約賊船相近百十步，以火入粗碗，灰培；再俟賊近三二十步，以碗平放在藥桶內，蓋了。俟兩舟相逼，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。桶被磕動，碗內火跌泛而出，與藥相埋，即發。時刻不失，較之別器克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，皆可無矣。

滿天煙噴筒

截粗徑二寸竹布箍，用硝磺、砒霜、班毛、剛子、礪沙、膽礬、皂角、銅綠、川椒、半夏、燕糞、煙煤、石灰門、蘭草、草烏、水蓼、大蒜，得法分兩制度磁沙、玉田沙，炒毒係槍竿頭。順風燃火，則流淚噴涕，閉氣禁口。守城用，戰船隻用飛天噴筒，燒帆為第一妙器。此又不足用也，此乃各處見用兵船者。

飛天噴筒

硝黃、樟腦、松脂、雄黃、砒霜，以分兩法制打成餅。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，一道用藥線拴之，下火藥一層，下餅一個，用送入推緊。可高十數丈，遠三四十步，逕黏帆上如膠，立見帆燃莫救。此極妙萬分效策。

大蜂巢

築大炮紙糊百層，間布十層。內藏小炮，半入毒，半入火。又間小炮，入灰煤地竄頭帶火磁沙、炒毒鐵、蒺藜、糞汁、毒炒、包松脂、硫黃毒、人發角屑等件。此一火器，戰守攻取，水陸不可無者。奪心眩目，驚膽傷人，制宜精妙，此尤兵船第一火器。

火磚

用地鼠紙筒炮各安藥線，每五個排為一層。上下二節各二層，以薄篾橫束。合酒火藥松脂硫黃毒煙。用粗紙包裹成磚形，外用綿紙包糊，以油塗密。另於頭上開口，下竹筒以藥線，自竹個穿入。

火妖

紙薄拳大，內蕩松脂入毒火，外煮松脂、柏油、黃蠟，然火拋打煙燄蒺藜戳腳。利水戰、守城、俯擊、短戰。

火器之法，制度甚多，其實大同小異，皆不甚利於用，只此數種，盡其妙矣，故不繁載。至如弓箭箭頭用火之類，又不如火

箭。除水陸通用者，先附陸兵技藝之後；凡陸所不用，只可用於水者，故備於此。以上藥線各處制者，俱用一二尺長浮於外。每點擲之際，一擲閃風，其藥線便滅。或擲至別船，如賊見其尚長而拔之，或反擲我舟。今用子母銃藥線法，凡火器一件，其藥線之處，用細竹管一個，直插於腹內至底，藥線安於竹腹之內，待外點火燃線，已入竹管之內不見，方才擲下，則線在竹內，燃至竹底方透。火器擲下之時，則藥線在竹內燃，並無閃滅之事。且擲於賊舟，只見凝然一物，並不知點燃何處。就擲在水內，則線燃於腹，火氣衝於口，水為氣所逆，亦不能入，雖在水底，尤能燃放而後已。此極妙極驗，萬無一失者。其法附陸兵器藝之後，子母銃信是也。如要速燃，則不必纏盤，但止入竹管腹內亦可。